

## 四邑话：一种粤化的混合方言\*

甘 于 恩

**提要** 传统观点认为，四邑话是粤语的次方言，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。根据四邑话语音、词汇、语法诸方面的非粤语特性，结合人文历史的证据，我们认为四邑话应该是一种粤化程度较高的混合方言，其语言系统内部有不少与闽语、客赣语相同的成分，并初步揭示四邑话粤化的原因。

**关键词** 四邑话；粤化；混合方言

广东省的西南部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言，与粤语的代表方言广州话有着较大的差异，那就是四邑话。四邑指台山、开平、新会、恩平四个县级市。《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》称四邑话为“珠江三角洲粤语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支系”<sup>1</sup>，的确道出了四邑话的独特之处。这种把四邑话视为粤语次方言的观点，代表着学术界对粤语内部层次关系的传统看法<sup>2</sup>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提出异议。但如果从语言事实出发，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怀疑。

### 一 粤语与粤化

现在比较肯定的是，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，其主体保留较多中古汉语（主要是唐宋以来）的成分（如音系、词汇），当然也有一些中古前的汉语成分（如轻唇读如重唇，但很少），以及土著语言的影子。这一点各家没有什么分歧。尽管在具体形成方式、定型时间上意见还不一致。比如袁家骅等（1960）、李新魁（1994）认为粤语是秦汉以来古汉语分化的，经过几次移民后，演化叠加而成的，但定型期不会晚于宋代（李新魁用“自立门户”这个字眼）；刘镇发（2000）根据粤语声韵调的特点，认为粤语基本上是宋末移民带来的，是在唐宋时期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无论如何，粤语成熟的下限不会迟于宋代（南宋，也就是公元 12-13 世纪）。

要讨论四邑话到底属不属于粤语，我们首先必须对什么是粤语有清晰的概念，或者至少对粤语具有哪些独特的语音特征有较为清楚的认识。可是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模糊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对“粤语”的定义是：“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、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语词较多、内部分歧较小的一个方言”<sup>3</sup>，这只能算是关于“粤语”的一般意义上的宽泛定义，而非语言学上的严格定义，因为它并没有涉及语言上的具

---

\*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承蒙诸位学长提出宝贵意见，谨致谢忱。

体特点, 这样含混的定义我们也许可以用在客家话或其他方言身上(客家话语言现象亦可谓复杂, 内部分歧也较小), 虽然作者在后面也提到不少粤语特征, 但是这些特征有许多并不是排他性的, 反而模糊了粤语的典型性特征。

詹伯慧等(2001)列举了17条粤语声韵特点<sup>4</sup>, 其中第1点“语音系统比较复杂”为南方方言的共同特点; 第2点“古非组和晓、匣母合口读f声母”亦见于湘语、客家话; 第3点“古微母字与古明母字合流”, 闽语、吴语、客家话等有同样的表现; 第4点“古见组字不腭化”还见于闽语等方言; 第5点“古精、知、照三组声母合流”也见于客家话(梅县)和吴语部分方言, 且这一特点不能涵盖四邑话; 第6点“有边擦音ɬ”是个例外特点, 仅见于四邑话等小片(且四邑片的新会、恩平方言没有边擦音), 因此无法作为粤语的普遍语音特点; 第7点“粤方言中普遍存在着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念送气声母的现象”, 与客家话亦有交叉; 第8点“有ŋ声母”, 许多南方方言皆如此, 恐怕不能视为粤语的语音特征; 第10点有半元音声母[w], 第15点保留古[-m、-n、-ŋ]和[-p、-t、-k]韵尾和第16点的“有自成音节的声化韵母ŋ和m”都不是粤语的个性特点; 只有第9点“古日母读j”, 第12点有长短元音[a]、[ɐ]韵母、第17点入声三分可以视为较具粤语独特性的语音表现。

詹伯慧等(2001)对于四邑话的语音特点, 是用例外列举(如第6点有边擦音、第11点声母的特殊读法、第12点四邑话无长短元音的对立、第13点圆唇韵母在高阳、四邑系从缺)的办法让它包含在粤语特征里的, 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。例外只能偶尔为之, 例外太多则说明这种方言与粤语已有质的差异, 因为例外的特点同样无法涵盖我们想定义的粤语。

综上所述, 我们认为, 粤语的典型语音特征必须符合简洁、广泛涵盖的原则, 应该基本排除例外特点, 这样归纳出来的语音特征才能具有普适性。基于这一认识, 不妨暂时把四邑话列为“归属未明的方言”, 以免干扰我们对粤语基本特征的判断。那么, 根据现有的与广州话同类型的方言特点的归纳, 大概比较肯定粤语具有如下三个语音特点:

- (1) 古日母读[j], 古疑母开口洪音读ŋ;
- (2) 有由长短元音[a]、[ɐ]构成的复合韵母(短元音[ɐ]韵母主要集中在蟹、止、流、咸、深、臻、曾、梗各摄);
- (3) 声调较多, 为8-9个, 入声三分(阴入、中入、阳入)。

第(1)点为声母特点, 第(2)点为韵母特点, 第(3)点为声调特点。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的, 属典型的粤语, 只有两点甚至一点符合上述特点的, 则是粤语特征较弱的方言(或曰不典型的粤语)。

“粤化”在这里的含义有两层: 一是语言上的粤语化, 比方入声从二分转为三分、某些四邑话开始有长短元音的对立(如临近广州的新会话); 二是文化上趋同广府一带, 如社会上普遍认同广州话、风俗习惯也向广州等地靠拢。限于篇幅, 本文只讨论语言上的表现。

## 二 四邑话的非粤语特征及源流

### 2.1 四邑话的非粤语特征

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, 四邑话具有许多与粤语(更准确地说是广州话)异质的成分, 如有边擦音、端定母读零声母、透母读[h]、精组读[tʰ]、古日母与疑母读同为[ŋ]、韵母没有长短元音[a]、[ɐ]的对立、去声只有一个(阴去派入阴平), 词汇、语法(如代词的屈

折形式)上也有许多独特的面貌(甘于恩 2002 a)。那么,我们依据什么将四邑话视为粤语的支系呢?早期缺乏研究、仅凭直觉恐怕是主要原因,或者说,地理上靠近广府片使得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它应该归入粤语。随着调查的深入,有的学者也意识到不能光靠直觉给四邑话定性,如汤翠兰(2001)举了八点论证四邑话应属粤语,但这八点并不太可靠,第1点“古全浊声母平声读送气、仄声读不送气”粤语不太典型,不少浊上字粤语的白读也是送气的,如“舅”、“坐”、“肚”、“盾”等,而且客、赣方言也有不送气的读法(谢留文 1999);第2-7点闽、客方言都有这些特征。只有第8点“入声三分”可认定为粤语的特征(但四邑话仍可发现入声二分的痕迹<sup>5</sup>),这样,四邑话跟广府片的共同点就不多了,如果根据异多于同的格局,我们甚至可以将四邑话视为非粤语。

## 2.2 四邑话的源流

相对于粤西、粤北的一些粤方言,四邑话与广州话的地理距离要近得多,但方言特点却相去甚远。要弄清这个问题,了解四邑地区的移民历史很重要。在四邑中,台山 1499 年立县,开平 1638 年立县,立县都较迟。立县迟意味着该地区人口稀少。实际上即使建县较早的新会、恩平,建县之初人口也很少,如宋永初元年(420 年)立新会郡,“领县十二,户一千七百三十九,口万五百九”(《宋书·地理志》),十二县总人口才万余人,每县人口平均仅九百人。这些人口中,除俚、僚等少数民族外,汉人应包括官吏及其家属、零星的移民。但在北宋中期(11 世纪),四邑及周边地区应有一波较大规模的移民潮,来自福建,值得注意。《中国移民史》说:“文献载:绍圣年间(1094-1098)南恩州(辖今阳江、阳春、恩平等县)‘民庶侨居杂处,多瓯闽之人’。特别是州治所在的阳江县,‘邑大豪多莆(田)、福(州)族’。”<sup>6</sup>如果四邑话是粤语的支系,我们必须论证其间的源流关系,亦即说,四邑人必须是主要(大部分)从广府一带迁移过来的。但我们在史料上看到的,却是四邑居民中只有少量来自广府<sup>7</sup>。相反,大量的史料皆说明四邑地区与闽语、赣语或近代官话的密切关系。《新会县志》指出两大事件对新会移民大增的影响:一是宋度宗咸淳九年(1273 年)朝廷发生逃妃事件,造成南雄珠玑巷居民大量南迁新会;一是元世祖至元十五年(1278 年)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率 20 万宋军,驻于新会崖山,崖海之战后宋军大量逃散于民间。因此,今新会县居民的祖先,70%以上来自南雄珠玑巷和宋军幸存者(宋军主要随宋主从浙江、福建而来)。《恩平县志》也说:“本邑大部分居民是从南雄珠玑巷和福建迁来的。”甘于恩(2001)通过许多族谱、行政区划名称来证明闽人在四邑地区由来已久。

从地理上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。闽人是个喜欢开拓新领地的民系,由粤东沿岸一直下来,从香港、澳门、中山,到电白、雷州,然后是海南岛、广西,都有闽人的踪迹,惟独居中的四邑、两阳一带不见闽人踪影,令人疑惑。除非四邑一带人丁兴旺,当地人势力强盛,难以谋生,闽人才可能越过四邑往雷州半岛一带发展。四邑到近代都还比较荒凉,从另一种意义上说,则是一块有开拓潜力的土地,闽人不太可能放弃这一垦殖、发展的机遇。

## 三 四邑话与闽语、客赣方言的关系

### 3.1 四邑话与闽语的关系

从语言本体看,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四邑话与闽语关系密切。如语音上四邑话阴平和阴上分读中平[33]和高平[55],跟泉州话极为相似;广州话不少读中入[3]调的,有的在四邑话中读为[5],如“法”、“雀”,这很可能是闽语入声二分的痕迹;四邑话缺少

撮口呼，与闽南话不谋而合；恩平话果摄、山摄韵母的结构和音质，与闽南话很相像；四邑话将鼻音声母读成带塞音色彩，这是闽南话的典型特征。在词汇、语法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闽语的痕迹，如“嗽”（台山、开平、恩平）、“门口[tan<sup>55</sup>]门槛”（恩平）、“三八骂女性的话”（恩平），形容词双音节 ABAB 重叠式表程度减轻、带补语的动宾（代词）句与广州话词序不同<sup>8</sup>、没有表结果的处置式（将字句）<sup>9</sup>，都与闽语颇为接近。必须强调的是，形容词双音节 ABAB 重叠式在广府片粤语（典型粤语）中尚未见到，而在闽南话属于常见格式，这是四邑话与闽语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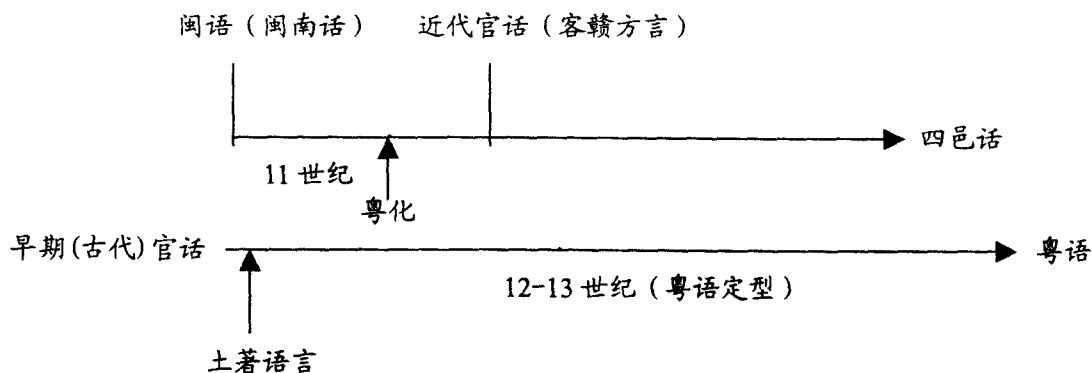
### 3.2 四邑话与客赣方言的关系

除了有闽语的成分之外，四邑话还表现出一些与客赣方言相同的特征，以前笔者认为这是客家方言影响所致<sup>10</sup>，也许有点简单化。从四邑地区的历史看，这更可能是当时来自非闽地的移民（如江西）或南宋逃散的官兵所带来的近代官话的层次。例如，古全浊仄声少数读[h]（台山、开平“阿弟”[a<sup>33</sup>hai<sup>11</sup>]），其实是客家话声母特点（客家话古全浊声母定母读[tʰ]）的曲折反映；四邑话有浊上转入阴平的情形，如“买明染日有云”等，与客家话次浊上声读阴平有共同之处。词汇上与客赣方言也有类似的地方（甘于恩 2002 b），如头发说“头毛”，客家话、闽南话皆然；台山、开平、新会“阿白曾祖母”的说法应源自客家话；江门话女阴说[pit<sup>5</sup>]，与赣语的一些说法相同；恩平话“双唇紧闭”曰[mut<sup>5</sup>]（~嘴、~口），与赣语一些方言（平江、余干、建宁）的说法类似<sup>11</sup>；恩平话的“特”尾小的雌性家畜与客方言的“特”同源<sup>12</sup>；“鸡头公鸡”的说法显然与客家话的“鸡头”、“鸡公头”也有关<sup>13</sup>；江门、中山古镇第一人称读同客家话的[ŋai]等等。

当然，由于四邑移民构成比较复杂，四邑话各个土语反映的非粤语成分的程度并不一致，如恩平话闽语的特征就强一些（像音系较近闽南话、有一些闽南话语词、保留大量的形容词双音节 ABAB 重叠式说法），而新会话闽语的特征就弱一些。这跟其移民来源和后期演变的差异有关，也反映出四邑话内部在粤化的速度上也有快慢之分。

## 四 结语

综上所述，四邑话应是一种粤化程度较高的混合方言，主要表现为入声三分和不少日常生活用语与广州趋同。四邑话的初生期当在 11 世纪左右，早期主体应是闽语（闽南话），后来也渗入客赣语的成分，在发展过程中粤化也随之进行，粤化的程度近期有加速的趋势。粤化的产生除地缘因素外，近现代广府地区经济、文化发达也是重要原因。示意如下：



四邑话的研究,还有许多有待着力的课题,尤其是四邑话的某些特点与近代官话的关系,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。如果我们能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,并与周边方言和古汉语作纵横两方面的比较研究,一定会取得新的理论突破,从而揭示出四邑话的神秘面貌,这对粤语研究甚至对整个汉语方言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#### 附注

- 1 詹伯慧、张日昇主编《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》18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。
- 2 这种传统看法,大概肇始于王力、钱淦生的《台山方音》(《岭南学报》10卷2期,1950),王、钱在该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台山话在粤语里,有人认为与开平话等合称为台开系。”(67页)至于根据什么将台山话归入粤语,作者并没有交代。
- 3 饶秉才《粤方言》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500页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。
- 4 詹伯慧(主编)、李如龙、黄家教、许宝华(2001)103-106页。
- 5 即把广州话读为申入[3]的音节读成阴入(高调)。
- 6 葛剑雄主编《中国移民史》(四卷)185页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。
- 7 这从经济规律也可以得到证明,四邑地区早期多为荒凉之地,广府一带则是经济相当繁荣的地区,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(流放、战乱、原居地难以谋生、为官、军队布防、贸易等),一般不可能出现由广府向四邑的大规模移民。而零星的移民是不可能在语言上影响当地方言的特点的。
- 8 如带数量补语的动宾句:四邑话的典型格式是“动+宾+数量短语”,而广州话的典型格式则是“动+数量短语+宾”,如“搵过好多次你”;带可能补语的动宾句:四邑话的典型格式是“动+可能短语+人称宾语”,而广州话的典型格式则是“动+人称宾语+可能短语”,如“搵你唔到”。
- 9 广州话表结果的处置式(将字句)在四邑话用一般式,不用处置式,如开平话“冚紧度门佢”(=广州话“将门关紧晒佢”),或是用主题句,如台山话“鞋底都行穿㗎”<sup>33</sup>(比较广州话“将鞋底都行穿咗”。
- 10 甘于恩、邵慧君《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语音的影响》,《暨南学报》,2000年5期。
- 11 李如龙、张双庆《客赣方言调查报告》(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)501页说“抵嘴赣方言一些地方说‘沕’。平江音 mɿt<sup>18</sup>, 余干音 mat, 建宁音 mat<sup>17</sup>。”
- 12 “𧯓”作雌性家畜的词尾,见于惠州客话及东莞清溪客话,参看詹伯慧、张日昇主编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》92-93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。另外,香港客话也有这种用法。
- 13 “鸡头”的说法见于阳春客话、廉江青平客话,“鸡公头”的说法见于高州、化州、廉江石角客话(李如龙等《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》118-119页,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)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甘于恩 2001 粤方言中的闽语成分, 第七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(厦门)论文。
- 甘于恩 2002 a 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,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甘于恩 2002 b 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词汇的影响, 《客家方言研究——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》, 暨南大学出版社。
- 李新魁 1994 《广东的方言》, 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- 刘镇发 2000 现代粤语源于宋末移民说, 《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》(方言增刊), 商务印书馆。
- 汤翠兰 2001 四邑片粤语的特征, 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(广州)论文。
- 谢留文 1999 重读《临川音系》, 《方言》第3期。
- 袁家骅等 1960 《汉语方言概要》, 文字改革出版社。
- 詹伯慧等 2001 《汉语方言及调查》, 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张国雄等 1998 《五邑文化源流》,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
# The Siyi Dialect: A Creolized Cantonese Variety

Gan Yu'en

**Abstract** Traditionally the Siyi Dialect has been taken as a subdialect of the Yue Dialect, bu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ifferent view that Siyi must be a Cantonization hybrid dialect to a great extent. There are so many testimonies in phonetics, vocabulary, grammar and history to show the non-Cantonese features in this dialect, in addition,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sam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s those in the Min, Hakka and Gan dialects, and give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to the causes of Cantonization of the Siyi Dialect.

**Key Words** The Siyi Dialect; Cantonization; Hybrid Dialect

(甘于恩 暨南大学中文系)

www.cnki.net